



老谢和他的蔬菜苗业基地

□ 王为江

四月的风,裹着三阳河畔的湿润气息,漫过温家庄的田埂。老谢的蔬菜苗业基地就卧在这春日的眉眼间,棚顶的塑料布在阳光下泛着柔光,棚里的蔬菜苗正攒着劲儿抽枝展叶,把一整个春天的生机,都悄悄藏进嫩绿的芽尖里。

在这片乡土上,“秧子”是个顶温柔的词。它可以是瓜架上蜿蜒的青藤,可以是田埂边挺拔的树苗,甚至连刚落地的仔猪,都被乡民们亲昵地唤作“猪秧子”。这带着泥土芬芳的称谓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乡村人对生命最朴素的珍视——每一株秧苗,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,关乎着百姓餐桌,也连着人间的烟火。

清明的雨刚歇,老谢的吆喝声就透过短视频,飘进四邻八乡的农舍。“蔬菜秧苗,敞棚开售!”这声音像一声集结号,唤醒了沉睡的乡野。天刚蒙蒙亮,朝霞还在天边晕着粉,横泾路温家庄的路口就热闹起来了。三轮车的突突声、私家车的喇叭声,混着乡民们的谈笑声,把乡道挤得满满当当。有扛着筐的老农,有开着小货车的客商,还有骑着电动车的年轻媳妇,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只为在这一畦畦嫩绿里,挑出最合心意的蔬菜秧苗。

基地里的热闹,是带着泥土味的。人们蹲在育苗钵前,指尖轻轻拨弄着秧苗的叶子,眼睛里满是认真。翠绿的瓜秧、紫茎的茄苗、青挺的椒苗,在阳光下舒展着身姿,每一片叶子都透着劲儿。老谢和妻子守在基地出入口,热情接待络绎不绝的顾客,娴熟地清点秧苗、收款发货,忙碌却从容,疲惫却欢喜。夫妇二人奔波劳作的身影,融入烂漫春光,成为四月乡野间最质朴动人的风景。

谁能想到,如今这热闹非凡的蔬菜育苗基地,三十年前还只是老谢心里的一个念头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贸市场外,老谢看着寥寥无几的蔬菜秧苗,开始心动了。那时的农户,大多是自己育苗,可随着土地流转,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谁还有工夫守着苗床看温度、浇水?老谢瞅准这个机会,和妻子商量好,把家里的棉花营养钵技术改了改,就一头扎进蔬菜育苗的行当。

创业的路,哪有那么容易?选种、播种、控温、防病,每一步都是难题。老谢常年订阅农业科普报刊,潜心研读专业农技文章,对标优质育苗户的成熟经验,反复钻研、不断试验,结合本地气候特征、水土条件,摸索出适配本地的专属育苗方法。

岁岁秋收落暮,乡邻闲歇休憩、筹备年节之时,老谢夫妇始终深耕育苗大棚,未曾懈怠。最初创业阶段,夫妻二人只培育黄瓜、丝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豇豆等大众蔬菜品类,一次性制作四五万株营养钵秧苗,精细完成播种、覆土、覆膜等全套工序。五个月的育苗周期里,二人日夜驻守棚间,精细调控棚内温度、精准浇灌水肥、科学防控病虫害,用心呵护每一株幼苗生长。待到春风回暖,棚内秧苗郁郁葱葱、茎壮叶青,历经自然风霜淬炼,练就强劲长势,静待“远嫁”千家万户、扎根良田。

早年乡村交通闭塞,如何将鲜嫩易损的秧苗稳妥送至乡民手中,成了摆在老谢面前的一大难题。因地制宜之下,利用挂架船,夫妻二人披星戴月,细心装筐、搬运秧苗登船;破晓时分便驾船启程,奔赴乡镇集市摆摊售卖。当日滞销的秧苗,便随船带回,夫妻二人栖身

船头、逐河而行,走村串户推介秧苗。为聚拢人气,老谢独具巧思,在船上架设音响设备,循环播放地方戏曲与通俗乐曲,穿插质朴的售卖吆喝。悠扬声响回荡乡间河道,吸引一众村民驻足选购。十余天水路奔波,辗转四方,所有秧苗悉数售罄。纵使风餐露宿、舟车劳顿,沉甸甸的收入让夫妻二人倍感充实。更难得的是,蔬菜育苗周期与粮棉油种植农时完美错开,为家庭稳固增收拓宽了渠道,也让老谢深耕育苗产业的信念愈发坚定。

时代的风,吹进了乡村。硬化路通到家门口,老谢的育苗基地也换了新模样。三千多平方米分区规整、科学轮耕,让土壤休养生息、持续丰产。蔬菜育苗品种从最初十余种,拓展至五大系列四十余个品种,年育苗量从数万株增长至十几万株。短视频火了,老谢也学起年轻人,拿着手机拍育苗过程。他在视频里讲怎么给秧苗浇水,怎么防治病虫害,用最接地气的话,把农技知识送到农户的手机里。如今,他的短视频账号有了不少粉丝,还有外地客商看着视频找上门来。

老谢常说,育苗就像做人,得守着良心。他选种子,只跟正规的种业公司合作,每一个品种都要在自家田里试种,确定丰产了才敢卖给农户;他育秧苗,从来都是严格把关,炼苗不达标的不出门,有病虫害的不出门,弱苗僵苗的不出门。有一年夏天,邻乡镇的农户种的辣椒烂了根,老谢骑着三轮车跑了几十里路,蹲在田里帮着找原因,还帮着邮购农药,手把手教人家怎么用,直到客户满意了,他才回家。

三十余载育苗路,一颗初心润乡土。老谢夫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。在这片乡土上,有无数像老谢夫妇这样的人,他们用汗水浇灌着土地,用初心守护着烟火,用平凡微光汇聚成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,让乡村沃土岁岁生金、年年可期。

栽也罢,只要会生长,期盼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安心。

郁闷的时候,去养花种草吧。给花换换盆,浇浇水,捉捉虫,修剪枯枝,扫扫落花。给菜除除草,施施肥,松松土,搭搭架子,整整侧枝。或者,什么都不做,就静静地看着,看着百合一天天蹿高,看着铃兰一天天长叶,看着茼蒿一天天发芽,看着草莓一天天变红。花想开,人也得想开,才能感受生活的美好。有了盼头,就有了希望,有了成长和蓬勃的生命力。

如果身体不好,事业不顺,抑或沉入谷底,能量极低的时候,就把自己调成植物模式,像苔藓一样允许自己贴着地面生长,不追求高度,只关注内心;像绿萝一样建立洁净呼吸系统,擦拭情绪尘埃,置换心理空气;像朱顶红一样在静止中积蓄绽放的力量,好好吃,好好睡,晒太阳,喝饱水,安静地慢慢生长,缓缓绽放……

面,嘴巴也停止了歌唱,喊你名字都喊了三四次了,你还在发呆。

此刻我心跳加快,面色潮红,对于一名好学生来说,这种无视纪律、不认真听讲的行为被老师发现,简直是一场灾难。这种无地自容的处境比体罚还让我难受。我怕我的好学生形象从此有了污点,也怕他们问起我在想什么时,我如实告知后,大家异样的眼神。

老师让我站起来,对我说,你不跟着唱,看来会唱了,现在你唱出来听听。我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,我已经不是好学生了,我多么看重自己的名声啊!我手腿抖得很厉害,眼泪在眼眶里转着还没流下来。此刻教室安静得只听见风吹着窗帘飘动的声音,我盯着黑板上的四个大字,用颤抖的带着哽咽的声音唱出了歌的第一句。我清楚地记得,我的声音不小,但每唱一句都用一两声哽咽来中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歌词记得如此清晰,直接从嘴巴中流了出来。我终于唱完了。这一刻,我像是得到了解脱,眼泪齐刷刷地在脸上铺展开来……

热闹的夜晚

□ 李凤琴

晚饭后,我和先生走出家门,在小区附近慢悠悠地散步,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小区后面的社区公园。一踏入公园,便被这里热闹又惬意的氛围包裹。

夜色渐浓,路灯暖黄的光线透过枝叶缝隙洒落下来,斑驳树影在地面上轻轻晃动,朦胧又深邃,给整个公园蒙上了一层温柔的滤镜。散步的人络绎不绝,有的人悠闲地漫步在林荫小道上,一边走一边轻声闲聊,卸下一天的疲惫;有的人则迈开步伐轻快慢跑,迎着晚风舒展身体,在夜色里奔赴健康与自在。

目光往前,公园的运动场地里更是热闹非凡。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舞区域,一群热爱运动的阿姨正跟着音乐翩翩起舞。她们身姿舒展,动作整齐又优美。抬手、转身、迈步,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从容与活力。一年四季,这片小广场上总能看到她们的身影,音乐也格外丰富,时而舒缓流畅、温婉悠扬,让人跟着放松心情;时而节奏欢快、动感十足,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热烈起来。

绕过广场舞的喧闹,我们来到东面的篮球场。场外,我看到一位退休年纪的男子,拿着话筒,旁若无人地唱着歌,很好听,成为球场外一道别致的背景音。

原本以为只有周末的白天,才会有孩子在这里嬉闹打球,没想到夜晚的篮球场,依旧人声鼎沸、活力满满。我忍不住停下脚步,静静看了几分钟,这才发现球场上竟分成了好几组打球的人,各自占据一方场地,玩得不亦乐乎。细细看去,打球的人年龄跨度很大,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三组。

一组是稚气未脱的小学生,四个小家伙凑在一起,小小的身影在球场上奔跑,满是童真与活力。一组是年轻的小伙子,两两对打,动作轻快敏捷,满是青春的朝气。还有一组是成年爱好者,足足有八个人,分成两队,你来我往格外精彩,攻防之间尽显默契与技巧,单看架势就十分专业。

我们又移步到公园南面的运动场地,这里的设施更加齐全,足足规划了四个正规球场——两个羽毛球场地、两个乒乓球场地,地面上划着清晰标准的界线,球网、球桌等设施一应俱全,打理得整整齐齐,为居民们提供了极佳的运动条件。

这里更有温馨又热闹的场面。有夫妻搭档打羽毛球,一来一回间满是默契。有两个小朋友专注地打着乒乓球,稚嫩的喊声里满是快乐。还有两个孩子,看样子是刚结束课后补习班,还背着沉甸甸的书包,就已经拿着羽毛球拍,迫不及待地来到球场运动,趁着夜晚时光放松身心。

如今生活里,手机似乎占据我们大部分的闲暇时间。很多人晚上习惯宅在家里,抱着手机刷视频、看资讯,不愿出门走动。今晚在公园散步的所见所闻,却让我心生感慨。原来依旧有这么多人,愿意放下手机,走出家门,投身到户外运动与休闲之中。每个身影都透着对生活的热爱,每片场地都洋溢着健康向上的气息。

三疤头

□ 赵旭东

三疤头,在兄弟中排行老三,因儿时害“火疔子”,头上落下三个又大又亮的疤,得此绰号。

1961年,灾荒最严重的年份,为了活命,三疤头带着女人和一双儿女离开马饮荡,去了安庆。1965年,年景好了些,他带着女人和孩子回来了。他的儿子小名叫桃子,十岁,直接插班和我们一起上二年级。

回家乡后,在亲戚和庄邻的帮衬下,三疤头一家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由于家底子太薄,回家后的那几年,三疤头家是政府重点帮扶对象。夏季发帐子、冬季发棉花胎、春天发救济粮,都是优先照顾他们家。夏天,他穿着蓝布大裤头,赤着脚,光着膀子,浑身上下晒得焦黑。冬天,他穿着旧棉袄棉裤,破洞处露着棉花,腰间扎一条草绳,头上戴一顶破棉帽。

队里安排三疤头做管水员。马饮荡属下游,泡田栽秧时,要等到夜间,渠水才能自流到田里。三疤头总是深更半夜在田埂、灌溉渠来回巡查,足量引水,满足大田插秧的需要。雨季,秧棵田里的雨水必须及时排出。凌晨,天才麻麻亮,雨还在哗哗地下着,三疤头赤着脚,背上披一块塑料布,肩头扛一把铁锹,已经绕生产队几个圩口走了一圈,所有秧田的排水缺口都已挖开。若遇雨量稍大、雨日稍长,涝水便不能自流排出。大队干部就会集中到这里打坝头、架水泵,组织机械强排,三疤头为开水泵的师傅打下手、看机器。还为排涝专班人员打肉、买鱼、做饭,自己也跟着

他们吃上鱼和肉。

三疤头干农活不怕脏,不怕苦,不怕累。生产队大粪坑起肥,他第一个跳下去。腊月里,滴水成冰,生产队干鱼塘,树枝、杂草堵住了水泵的进水口,他脱掉棉裤,光着腿站到透骨冰冷的泥水里,清理杂物。分鱼时,队长多扔两条麻鲫鱼给他,他憨憨地笑笑,露出大洞小窟窿的牙齿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民砌房造屋还没有用上搅拌机,所用泥浆都靠人工搅拌。这个活计又苦又脏,非三疤头莫属。瓦匠还没有来吃早饭,三疤头就挖土、挑水、泡泥,再反复用脚踩、用锹拌,将一大摊泥搅拌均匀,备好待用。不误大师傅们干活。主家管饭,还给三疤头一包玫瑰牌香烟。给他杂工工资,他不收。他说:“困难时期我家从安庆回来,大家怎么帮我的呀?和一摊泥还要工钱吗?”在马饮荡七队,盖新房子请三疤头和泥,渐渐成了习惯。不请他,他会生气。

分田到户后,生产队不再设置管水员,但三疤头家责任田所在圩口的用水,他依旧安排得妥妥当当,田块的主人无需为上下水的问题犯愁。

三疤头,是马饮荡的旧人。多年后,人们还记得他扛着铁锹、迎着风雨,走在田埂上打肉、买鱼、做饭,自己也跟着

沾花惹草

□ 刘志华

辜负这春色如许。去草坪吧,或站、或走、或跑、或坐、或躺。或和爱人依偎,或和家人野餐,或和孩子放纸鸢,或和朋友相聚,或和同事团建。如果一个人,可以沉思、看书、听歌,或躺在草坪上看天蓝云白,也许会想什么,也许什么都不想,就这样静静地躺着,闻着青草淡淡的清香,沐着阳光浅浅的温暖,触着春风柔柔的吹拂,感受时光慢慢的流逝。

焦虑的时候,去荷花弄草吧。种几丛花吧,紫鸢也好,芍药也罢,宿根的也好,种球的也罢,盆栽也好,缸养也罢,只要会绽放,期许姹紫嫣红群芳争艳的芳华。种几棵菜吧,豌豆也好,黄瓜也罢,叶菜也好,根菜也罢,撒种也好,地

妈妈的吻

□ 章双双

处,双手背着,贴着墙,不靠近妈妈。望着妈妈越走越远,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,总觉得我和妈妈亲近,会被别人说不是好孩子,是个不懂事的孩子,而我,又想成为人人眼中的好孩子。妈妈把一大包零食塞在我手里时,我甩手不要。妈妈亲手织了几件毛衣,我扔在地上,说我有衣服穿。妈妈织毛衣的手艺不错,花样百出,在上海当保姆时,人家另外花钱请她织毛衣给孙子孙女穿。我在家中柜子里,曾不经意翻出来过关于毛衣花样的那一本厚厚的书,妈妈不识字,可花样图形的织法倒是能看得明白。书还在家,家却少了一个人……

当我整个人被唤醒,思绪回到教室时,才发现所有同学都望着我,老师也盯着我。同桌说老师看你一直望着外

“在那遥远的小山村,小呀小山村,我那亲爱的妈妈……”最早听到这首《妈妈的吻》,是小时候从家中彩电配套DVD机,用光碟播放的。还记得画面是一个女歌星站在台上深情演唱,旋律优美,歌词动人。每次写作业,翻出来光碟,里面有二十来首歌曲,我会跳过不爱听的,重复听着爱听的歌,如《妈妈的吻》,怎么听都听不腻,时不时还跟着唱起来。

小学四年级的一个下午,音乐老师走进教室,在黑板上写下“妈妈的吻”四个字,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。课本上没有这首歌,老师让我们合起课本,她唱一句,我们跟唱一句。我对这首歌实在很熟悉了,就小声跟同桌嘀咕,显示着自己信心满满。也是这份骄傲,让我失去耐心与注意力,眼神逐渐望向窗外,思绪飞向了远方。

我想象着妈妈现在在干什么,努力回忆着妈妈的模样与几次见面的场景。每次见面,都是我的倔强与远离,让妈妈泪流满面,而我只会呆呆站在远